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武溪集卷十二至
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呂雲棟

校對官編修_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_臣王鍾岱

欽定四庫全書

武溪集卷十二

宋 余靖 撰

判詞

甲為學官教國子以六藝或譏其藝成而下不
伏

立身之道雖鄙異端進學之方必資善教蓋嚴師而育
益豈執藝以同譏甲德比珪璋才堪模範東序上庠之
地素號人師五禮六樂之文敢忘國典至於和容執轡

夙著彞章會意差分悉有成訓咸資博諭式勵多能何
哉或者之談罔識先儒之道且夫治民安上不專於揖
讓周旋易俗移風可以察存亡治亂習于褻尺爰揀選
士之規舞彼交衢再紀鳴鑾之節偃波成字取法於奎
躔回筋窮微能知於府實安可比之賤技固當勵彼兼
才鄙事自謙雖聞尼父之語嘉猷可採盍遵保氏之儀
固難詰以他規宜見嘉於善誘

乙為太常請復鄉飲酒御史以為其禮久廢不

可復行

教民以禮誠欲從時觀鄉有儀豈妨行古將舉治邦之
典必先幾聖之謀况乎事著前修議非獨見太常以禮
存沿革請頒尚齒之儀御史云政貴因循難復興賢之
制雖是非之互列在白黑以宜分順彼世機豈五禮之
必廢知其王道亦三代之可追何則舊典攸存鴻儀具
舉賓主取象於天地長幼以倫介僕立法於陰陽登降
有數俾其成俗可以制中三揖而后升所期教讓五十

者立侍式冀明尊匪獨揚解以為容抑亦薦能而垂範
嚴凝溫厚體仁義而有經西北東南正衽席而無亂式
稽典故誠可遵行請從宗伯之言庶協先王之訓

丙為大夫浣衣濯冠以朝或譏其隘辭云儉德
之恭也

車服有章誠難偏下衣冠無僭當許謹身在全德而或
虧於常情而何過丙也名先淑慎志謝紛華趨表著以
思恭方期率勵服浣濯而從儉式誠奢淫蓋質樸而自

居奚固陋而相罪且三梁垂製用辨於尊卑百襲矜豪
未慙於侈汰所期見偉何乃云非貴而能貧嘗覩子張
之戒富而好禮式遵尼父之謀俾有節於身章寧妄加
於首飾平津布被誠或慮其矯誣子臧鵠冠終亦招於
禍敗蓋俗奢而示儉非詐善而近名忘九儀之有差信
一節之可尚雖義存戴禮狐裘為卿佐之譏而詩美周
南葛覃有后妃之化式昭恭德無愧前修

丁威服謁使者門下令其解劍辭云劍者君子

武備不可解

皇華宣命雖喜登門武備飾身寧宜解劍必許魚人之
勇難從索客之言丁也修謁駟車入趨墻仞仰其符采
未逢躡履之迎佩彼干將遂致解衣之拒過既彰於下
吏禮將闕於上賓揖讓未修侮慢可恥且繡衣美秩誠
欲尊崇而玉具盛容難輕去就所宜與進胡莫肆儀雖
列郡宣風漢守布佩牛之化况公門異禮魯人有脫綬
之嫌事苟失於典彛義寧甘於進退代逢吳子設諸或

止於膝行名重霍光蕭傳亦羞於露索固當從俗奚獨
亂常持斧自矜暴勝之既聞失節撫齋無苟雋不疑終
亦抗辭勿疑披露之心在煥干星之彩

戊為御史大夫泣封具獄或譏其過

黃沙具獄雖貴哀矜丹筆正刑何煩感泣苟原心而無
濫諒承睫以胡為戊名冠駕行任隆烏府國章明啓每
色聽而得情奏草初成必面封而流淚詳觀所履未協
大中何則自速其辜人既彰於凶德不失有罪法但誠

於深文儻能察必無冤何用痛其不免且明德慎罰雖存審克之規而議獄緩死豈有連茹之象况自專於決讞亦可辯其重輕若徽纆之妄施雖涕洟而何益惠姦有意所謂婦人之仁疾惡無私宜慙君子之器但可精於慎惻固應絕彼放紛悲對室家盛吉未為得義哀生棘木張敞無乃近名將示小慈終虧大體

甲為京尹耕者讓畔行者異路或云無益

威嚴御下誠曰有權禮讓移風孰云無益雖浩穰之難

理惟漸染而克成甲以德服人所居必化大田千耦咸
敦讓畔之誠廣陌三條盡識異途之教式期成俗非欲
邀名何乃或人旁生橫議且仁政必始於經界自協和
平善政不爭於醜夷爰資誘導治可孚於繩木事且異
於米鹽學校如林既飛聲於蜀郡羔豚去飾嘗聞化於
中都實倉廩而有知奉詔條而無失岐山布德遂悛虞
芮之心馮翊推誠終息弟兄之訟咸裨治體綽著民彝
必世後仁備聞往牒一國興讓寧愧前修豈唯知稼穡

之難不復競險易之利但可勵其謙退無宜督以科繩
黃霸雖已失中張敞未為知義

乙為刺史薦門下吏或以為當得山澤隱滯辭
云山澤不必有異士

擇賢而任誠恤滯淹惟才是求何必幽隱但器能而可
採豈邁軸以為先乙束帶立朝剖符出守心既精於求
瘼道固協於援能千騎長人任且隆於藩翰百石補吏
器不問於山林爰推體國之忠允協知人之善豈資遺

逸方侯甄收且風鑒既精文子或陞於管庫官聯苟序
衛青猶奮於庸奴所貴立賢無方庶協適時之用戔戔
之帛徒欲賁於邱園森森之材自可擇其翹楚吳祐嘗
交於小吏夷吾亦舉於僻游採彼虛名盧毓終羞於盡
餅取其大節鄭詩無棄於採葑奚必紉蘭之人方令推
轂而仕雖魯儒言教當舉於逸民而漢守援賢止求於
佳器式諧舉類無或執迷

丙越度官府垣籬官司罪之辭云隨甲而往

協謀抵禁法有減論冒度干刑理無從坐既投足而同
往豈原心而或殊丙德之弗修動而有悔不如已者方
踰數仞之牆因而從之遂罹三尺之法自踈明慎猶啓
薄言况穴隙以相從惟旣茨而是履前王著令徒攀共
犯之條君子嚮儒盡守獨行之節矧府寺之攸設惟藩
屏而是崇不得其門同臨蔽惡之地必求諸道當慙由
徑之非雖曰比之匪人實亦動而過則原其發慮遽云
職汝之由詳彼治躬豈可効人之僻咎將誰執戚實已

招視籬落之具存當跬步而為過別冒漢家之網或異
首科自絕蒲人之祛諒難降等三千之條備紀七十之
杖何逃罪必甘心詞奚苦訴

甲私行入驛驛官拒之辭云職事五品以上

出非君命難入息於野廬名重官聯當即安於公館既
紆朱而表貴雖按轡以何傷甲錫爵王朝改轅私役各
司其局張旌且異於輜駟駕言出遊秣馬遂登於館舍
何哉主吏罔識彛儀况銀章之自崇豈金車而見困地

分亭堠亦既高其閑閤位列簪纓焉可止於逆旅官已
差其品秩人合辨於尊卑伯宗之傳弗乘誠難假道子
產之垣未毀姑可安身必體置郵之規且殊授粢之費
漢朝典故自存予告之條周卿職司宜謹守涂之役豈
謂治其家事即欲異於王人不遑寧居駟牡雖非於驛
騎各有攸處一宿當就於遽廬但可容其寢興無或給
其委積式符唐令勿亂周行

辛捕罪人丁過而不救辭云家有急事救療

捕播未擒宜同掩襲彌留待救安可擅廻苟或責其容
姦姑合先於拯患辛事當祇役職在追逃力而拘之饑
鷹之効未展勢不足者困獸之鬪方勞眷彼遵塗之人
式冀執兵之助備其越逸此望惠然肯來憂在族姻彼
乃往而不返誠或慮其飾詐諒合原其執心網恐漏於
吞舟固宜并力病方深於易簣安得忘情徒欲詰其圖
全未可罪其為已囚其亡命雖追捕以攸先人各有親
當患難而自救縱云行邁殊匪坐觀逋逃之黨未除遽

令謫我瞑眩之求不濟則欲怒誰職且異於追胥罰難
加於行路是則彼有詞矣姑合宥而捨之

甲建議請依漢舉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難者以
為古今不同恐生僥倖

行著閨門固宜勵俗力勤畎畝未可興賢將施復筭之
科當舉酌中之典甲學雖博古識未知今徒謬鑿其謾
聞遂堅陳於白奏以謂教先三德必求鄉黨之揚名地
給百廛宜察井廬之懋力垂為科制視彼賢愚苟能傑

於等夷則使蠲其征賦未臻其極夫豈無詞何則魯分
德行之科誠為選衆秦急耕戰之務乃俾復身事雖著
於典章理或資於沿革謹循陔之養自可旌門富連阡
之田寧容減筭愷悌有移風之益胼胝乃潤屋之常徒
欲勉其邵農烏得比其抱義賢者貴者周官弛力而有
經或耔或耘漢制免徭而為濫但可察其高節禁彼惰
游且負甲能趨魏氏雖寬於一卒維桑念舊世祖猶惜
於十年庶誕協於布常難兼行於優復

乙以賊抵罪至死丙與之聯事哀其母老詣獄
自陳與乙同受欲減其死有司不許曰吾不於
狀外案事

交游重義當濟急難獄犴貴情奚輕糾劾雖欲許其排
患固宜執彼受中乙也行乃辱先官非詔德冰壺失檢
將書伏鎖之刑綵衣承顏遂廢循陔之侍眷言益友遽
啓嘉謀自引姦賊蓋欲令其緩死相先爵位曾不顧於
危身慎測言機宜敦治體官曹聯事雖嚴相坐之條吏

局茂私當察獨行之志本殊共犯寧信自誣養闕北堂
誠憂其待盡議專丹筆難濫於非辜爾雖重於金蘭我
豈輕於徽纆巢鸞並翼縱未革音玉石同焚恐為傷善
所宜理奪安取面從君子結交義徒深於刎頸前王著律
罪固在於原心無聽憑虛庶諧閱實

丙嘗與丁有舊亡命抵丁不遇丁弟戊年幼因留
舍之及事泄有司收丁戊送獄戊曰保納舍藏
者我也丁曰彼來求我非弟之罪州縣不能決

遂上讞之

罪因容隱即坐藏亡詞苟逮連先科率下當責正家之道庶諧治國之風丙砥礪自乖庶隅靡慎動既罹於漢網滅耳堪憂逸遂同於楚囚脫身有計始求舊而無遇俄菟慝而有歸旋聞欲蓋而彰彼皆不愛其死丁以漏魚見詰情本締交戊以題鳳未逢罪歸隱惡各感遺身之分競推約法之宜雖義重鵠原將讓生於季弟而令行漢帝終報重於元昆式協事機庶諧刑典胡為州縣

之讞罔達朝廷之規且曰為兄之難須從任長之律叔
段不悌鄭伯有失教之譏文舉保奸孔褒當隱賊之坐
况云年幼宜協律文

甲建議請依古法置銅虎符給郡守每當發兵
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所以慎重戎
事難者以為其法久廢行之無益

事重幾微雖崇使節時逢開泰焉用兵符志徒務於經
邦理何忘於觀變甲也自矜博識罔達嘉猷以為千里

宣風既共憑於熊軾六韜董衆請復頒以虎符冀皇華
之或臨俾軍興而無妄詳觀獨見恐泥舊章右一左三
誠則重其戎事先庚後甲亦將順彼民風苟專金革之
容將異詩書之敬且靈臺師節况當舞羽之朝豈英蕩
使威獨啓握兵之用在古今之異代豈汾襲而一貫司
馬以牙璋起旅式紀周官會稽以髦節興師終乖漢制
矧茲凶器安露沉機且發即堪憂世祖嘗云於鬢白雖
合而為信晉鄙未免於心欺徒事危言殊非利旨

丁為別將遇敵強不戰而退主帥責其異悞之
罪丁不伏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
陷堅却敵雖期必克全師保勝則貴知權苟免喪雄之
羞難責臨戎之畧丁建牙裨校賜戟別屯提虎旅以先
登達豹韜之妙識裹糧坐甲雖有奪人之心高壘固軍
誠在知難而退胡為主帥自昧機鈴徒謂恥於交綏曾
未得於多筭且夫什則圍而倍則戰著自前聞小敵堅
而大敵擒存諸嘉話豈輕備禦自取覆亡鋒不可當爾

雖慙於避銳寇無所掠我未爽於知兵所期量力而行
寧妨觀釁而動有進無退誠或譏其逗留鞠旅陳師合
先明於勝負闢雖同於困獸慮宜盡於前矛自全必勝
之名孰致非夫之誚楚稱六間徒聞卻至之言晉全三
軍合採藥書之策勢使然也人其謂何

乙為國將其兄嘗為敵人丙所烹後丙敗來降
其國君勅乙曰丙即至人馬從者敢搖動者致
族夷乙曰兄弟之讎不反兵

亢宗私室有怨寧忘受命王朝雖讎必捨苟避嫌於虐
我將取誚於非忠乙志篤弟恭名高將種昔多患難痛
斷手於兇人今既平寧覩東身於皇化俄屢承於君令俾
無復於仇家奉以周旋難乎進退執兵待報嘗悲列鼎
之烹牽羊既來難背如綸之旨縱高義之所在當首忠
規苟釋憾之弗遑未足為禍若廢命而不稟何以事君
徒結戀於天倫宜推誠於國體懿伯之忌出境尚握節
而避之酈商之仇入朝難枕戈而殺也必資大順無或

固違史駢之言既得之矣子夏之問不其然乎式遵事
主之宜奚取徇私之節

丙建議以為使吏任子弟率皆驕驁不達古今
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難者曰諸侯繼世以
象賢仕者世祿以延賞古之道也

任子有經雖憂濫進擇才而用寧廢賞延事當協於大
中理難從於偏執丙嘉謹自許橫議聿陳謂公族之非
良殊乖德舉請吏能之必審當以言揚恐膏梁之易驕

鄙閭閻而無取未臻治本將昧邦經苟天爵之自修雖
代祿而何害鮮克由禮誠多侈汰之虞無忝所生亦有恪
恭之著故景升之室狔犬貽羞安石之庭芝蘭擢秀儻
令盡棄無乃深文在乎糾以庠序之儀謹其詩禮之教
勵官箴而黜惡肅政經而勸善叔向龍蛇之禍罰而不
私蘓瓌柱石之材用而無廢必若器業之可採豈以門
地而見遺周著象賢之規漢布推恩之典自存姬旦之
法奚苦王吉之言勿棄采葑式符刈楚

乙為給事中制勅有不可者遂於黃勅後批之
吏曰宜別連白紙乙曰別以白紙乃是文狀豈
曰批勅耶有司劾以非事君之道無人臣之禮
事協謀猷固宜將順職居封駁安可依違若毫釐之有
差在彌縫而必正苟責事君之禮盍先體國之誠乙才
可兼人位未充量青瑣要務既踐夕郎之班黃紙除書
或塗魚相之字庶昭骨鯁以備箴規初啓紫泥之封未
敢奉詔若連白狀之尾不如無書雖天語之已宣在朝

論之必振慎其出令誠無反汗之期勤於獻可奚懼犯
顏之責儻從吏議恐昧國經且王言如綵自存於綱紀
而臣心若水郵効於脂韋異詭隨而自居出忠亮而為
罪漢代或旌於肅奉唐家亦美於封還哭李谿之白麻
誠為沮事批叔翰之黃勅難廢泣官當許直臣無拘局
節

甲為亳州刺史州境有羣賊剽人廬舍劫奪貨
財累政不能擒捕甲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

乃起兵盡誅斬之廉使責其不先啓聞劾以擅
興之罪甲曰翦賊除兇間不容息若須啓報恐
失機宜

政宣列土專命非忠師如疾雷擒姦貴速必重解紛之
誠寧貽動衆之譏况乎職在宣風民未安堵眷彼萑蒲
之黨方恣攷敷揚乎桴鼓之威宜先勦絕胡為執政曾
未協心刺史以戰得廟謨進宜耀於貔虎廉使以兵稱
凶器動必待於絲綸彼雖虞於擅興此已成於拙速且

株徒既歿尚曰時予之辜儻滋蔓難除抑亦是誰之過
責其制變恐未知權待越客而操舟何能拯溺白大人
而救火應已焦頭苟協機宜難科專輒死或枉於金革
不俟君言事苟利於國家豈虧臣節式顯發姦之志當
許幹時之策蒼鷹將逐於烏雀武怒可嘉踈網未漏於
鯨鯢刑章斯得害既除於惡馬理無取於亂繩不得已
而用之此宜無罪嘗學斷斯獄矣人豈有非

舊制戶絕田土皆沒入官丙建議請給與見佃

人難者以為戶絕之家悉是鰥寡孤獨若給與見
佃之人佃人利其土田恐生窺伺枉害人命

土均三壤素號於王田人謝九泉豈私於民惠況乎名
編生齒賦取食毛全歸方歎於天窮莫諧嗣續籍沒武
頒於戶令用絕覬覦重為典章多歷年所建議以國不
言利請散於族姻難者以人皆有貪恐生於僥倖雖是
非之互舉在萌漸以宜防原隰邱陵既厚連阡之入鰥
寡孤獨寧無寘董之虞儻富貴之可圖諒姦詐之必啓

魚子旗之室嘗聞立宰之嫌破石崇之家亦切利財之
歎遂令游惰之輩悉生窺伺之心非大猷之是經曾小
惠之未徧且周公垂法自存井牧之規豈伯道無兒却
為隣里之喜舊章可舉新意難從

乙領選部舉丙為吏議者以丙父得罪不許辭
云罪不相及

錯薪求治舉必擇材寘棘施刑罰寧及嗣用蓋資於俊
乂法何取於繁苛乙位列天官識高風鑒再擢逸羣之

俊爰敦舉善之方教缺家肥人雖憂其肖父罪非孥戮
理未廢於興賢當國器而是求豈門閥而見棄仲弓積
行嘗觀犁牛之嗟大禹立功寧坐羽山之黜何謂從其
類也固合取其節焉拔茅必協於彙征雖聞選衆採非
苟遺於下體無乃失人若堂構而是思恐輪轅之未盡
饁田秉禮當成卻缺之名伏鎖就刑豈傷嵇紹之舉奚
宜棄我盍許援能雖黨錮逮連漢代嘗聞於廢族而網
羅遺逸周人弗絕於起家宜詢子也之良無糾父兮之

惡

甲未冠而戰死里尹欲以殤禮葬之鄉師不許
未加冠弁禮雖下於成人能奮干戈義必旌於死國謀
且高於出類制寧拘於襲常申勇畧自居軍鋒甚銳筮
廟門而加布尚邈冠期歌虞殯以褰旗願先戎事志方
堅於血刃身遂陷於高原里尹以年在佩觿當從降服
鄉師以力能衛社難減遣車各執是非之心互有異同
之論若童心未變當從厭祭之儀况士節可嘉宜徇旌

賢之議短長斯見用捨何疑敝無存之先登葬猶加等
陳子行之即敵死乃盡忠豈待請醴之期欲削成墳之
制周公舊訓雖有祭宗之文尼父嘉談嘗著勿殤之義
能存馬援之志勿貶童汪之容

丙獨居一室夜暴風雨隣婦室壞趨而託焉丙
閉戶不納或譏其不仁

急難相救里仁姑務於恤隣居處必莊君子不忘乎慎
獨雖幸災而是懼當欺暗以為虞丙也儼若攸思塊然

危坐謹爾容於異室偶天變於中宵莒婦興嗟梁木其
壞魯人守節風雨不渝徒款扉而見投終閉門而弗納
窮來歸我任潔志於冰霜人而無儀恐致嫌於瓜李蓋
期乎率履不越豈忘於惻隱之心且女子有行夜必思
於秉燭而賢人之德疑亦戒於拾塵况乎大欲存焉曷
可苟而已矣援之以手既異子輿之權輿不逮門難數
展禽之可當杜未然之謗宜旌不亂之言責以羣居慮
非達理

乙名譽不聞或責之辭云友之罪也

道貫五常雖資力行譽流四表必假友生既兼該而有成在揄揚而乃顯乙智高博古學富知今鼓篋師門肆鑽研而自得斷金交態掩聲稱以無聞遽興或者之譏實自良朋之過且王陽筮仕古人嘗喜於彈冠朱博知名當代共推於結綬探賸既勤於道術嚶鳴寧忘於奮飛削牘三千媒術雖能延譽寓言十九吹噓誰不因人學苟廢於修辭固宜罪已義或因於蔽善何謂得朋才

既由於爾知聲豈資於我鼓顏回好學在尼父之所稱
蜀嚴逃名因楊雄而益顯當責如蘭之契庶諧伐木之
風

武溪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武溪集卷十三

宋 余靖 撰

判詞

丁為大夫薦而不祭或責其不孝辭云未給圭
田

羔羊有位姑務奉先田祿未頒則當殺禮志不愆於率
義理亦貴於從宜丁一命方榮十倫尤闕班趨表著祭
當取於首時地薄都家薦乃從於仲月儀雖偏下事貴

舉中且圭潔取名尚闕容於百畝而博碩為用難備數
於三牲豈故廢於烝嘗蓋有差於爵秩況國章具舉固
已辨於等威家廟致豐詎敢踰於名位宜許率常之節
勿貽忝祖之譏享以豚肩從鄙晏嬰之隘陳之羊饋豈
傷屈建之賢未全大夫之恩何切庶人之誚有嚴籩豆
苟殊豐昵之嫌無取粢盛當採薦新之制亦猶行古寧
以他規

乙為將兵士寒餒乞襦乙不之與或責其不撫

士卒辭云人臣無私施

輕財撫士雖得衆心散物擅恩恐非臣節將舉即戎之
責須存許國之誠乙也黃石貽謀漢壇膺寄飄風冽冽
方當墮指之寒被練將將忽有乞襦之士賢哉臨事展
矣能謨志在恤人誠合矜其凍餒美當歸上豈宜奪彼
慈仁自敦御下之方將教尊君之禮絕甘分少固宜推
彼赤心別嫌明微何必行其小惠縱使求之不得我乃
思而無邪散漢將之黃金雖聞大畧均楚師之挾纊蓋

自溫言憫一夫未足稱賢存大義故能和衆下車濟涉
子產所以貽譏在筭絕私仲達於焉見賞不敢專也可
以事君雖無與之不失其正

乙春田火弊或告其暴物辭云獻禽以祭社

啓蟄布和誠憂害物菜田展禮寧廢獻禽事未悖於天
時理蓋勤於事典乙素推卓識頗達舊章因農隙以備
儀順春蒐而行古下綏止殺圍必戒於掩羣揚炬弊畧
義將存於擇孕蓋取順天之制寧同暴殄之威乾豆是

求充廟庖而有品青陽式屆伸地道以何慙止車用協
於周官艾蘭聿符於魯道雖區萌既達須行太皞之仁
而麋卵無傷奚爽虞人之職縱國門之將禁在野禮之
必行原隰未耕方及焚萊之候置罟暫往終非委獸之
徒既薦以松之神式協除苗之害因蒐狩以習武自有
邦儀戒馳騁之發狂未羞古訓克比獻鳩之度無愆配
稷之容

丙舉盜以為公臣或非之辭云可人也所遊僻

耳

殖財斯濫誠曰非賢染惡可矜奚傷見舉未與援能之道庶臻遷善之風丙識達惟精名光則哲爾將喻利既結黨於萑蒲我務擇才故取節於葑菲跡雖殊於疾惡志所貴於激貪所遊弗近於正人縱乖積習善誘必成於佳器亦可甄收况多能而是求諒一眚而何掩陳太邱贈鯁致悔遂絕貪民戴若思投劍改容卒為雅士庶有期於折節寧無謂以惠姦苟非逸羣之材奚勝籲俊

之舉不須求備管庫自可同升勿謂難知奴虜猶聞見
擢儻能旌別庶免滯淹行匪固窮誠愧邠雍之視善當
必用無輕管仲之謀亦冀從權未為失選

甲葬讎人之妻或責其不義辭云滅其可滅葬
其可葬

執兵有報睚眦既除委骨無歸瘞埋何葬雖疚心於虐
我難取誚於非仁甲智妙見機志先行古齊襄自立已
雪九世之仇紀婦何辜方崇四尺之墓且勵精於刷恥

遂順變以從權釋憾是圖患雖深於側目遺骸苟棄禍
豈及於齊眉徒有切於忘生固未宜於遷怒義士切齒
漢俠誠務於遺身婦人僵尸魯史嘗譏於非禮姑存大
節無愧責言況乎損怨為忠爰著作威之誠益仇非智
當從敵惠之謀矧異枕戈之人那傷掩骼之化復讎因
病尚恥非夫加禮既亡胡為不義公羊可採青鳥必行
甲授田不入國征里尹責之辭云加田

賦均三壤必入地征賞有加田豈同民美式舉優賢之

典盡寬量歲之科甲貴列命夫名高國士分地之利祿
均既啓於都家食土之毛功懋復頒於畎畝何哉里尹
懣彼邦經稅熟貢新雖欲歸其王府方輸錯出寧宜及
彼圭田既異任民之居盡視節財之式莫什一之賦爾
誠務於狗公取三百之禾我蓋因於褒德當遵古制無
亂彛章本殊食菜之榮自分公邑復異連阡之富止實
私囊賜既表於主恩貢難從於吏議指膏腴而固請况
非王翦之謀美勲勞之所加宜守周公之法式期勸善

當許免征

乙為刺史術者告將有火災請用瓊竿以禳之
乙不許或告其愛寶棄民辭云天道遠

政經勉順誠務恤災天道淵微寧先惑衆自得安邦之
術誰興愛寶之譏乙也任重股肱憂分宵旰誠每敦於
亮直志靡尚於奇衰執技之徒視祿遽稱於星變先時
而備奠玉請禳於火妖既務宣風寧從語恠雖鬱攸之
氣將深徹屋之虞而幽縈之儀曷容非鬼之祀矧條教

之斯職當器識以攸先王商正議於水災民憂自息劉
劭抗詞於日蝕乾象焉知固宜求福不回式昭非禮勿
動若事存萌漸弗絕本於訛言即害有流行恐誘民於
左道儻責躬而未至雖致享以何為塗潦可防當思廉
范之教瓘竚不用未傷子產之賢編氓可使由之太守
斯得之矣縱違裨竈之辯終免鄭人之憂

丙濟君之難賞之不受曰非為身也或責其矯
臨危奮命可謂盡忠辭賞逃榮何傷潔已勇既稱於排

難志且異於飾非丙也位列王臣才標國幹推誠可以
貫白日吐氣可以截飛電竭以股肱拯綴旒於將墜冒
其鋒鏑示勁草以彌堅當秉節以無渝諒殺身而何懼
疇其爵邑將酌汗馬之勞棄彼利名遂返屠羊之業蓋
濟君而是切豈微賞以為心董安于不尚戰功固慙准
疾介之推靡貪天力爰比竊財始隆報國之謀終獲退
身之美斬肩是衛書竹帛以何慙成命既辭雖茅土而
奚貴自高淡泊孰謂矯誣魯連能下於遼城寧邀縲組

申胥再安於楚國無取執圭忠義可嘉撫譙那爽

乙為政請隳都城譏其無備辭云都城不過百

雉

政在而益榮豈多備城苟過制何謂弱枝爰啓見機之
謀當許復隍之請乙器能高世忠亮拔羣方推許國之
忠遽展濟時之畧以謂金湯作固誠多藩屏之功控帶
相高必啓寇戎之害式陳良策允叶明謀庇民無假於
深池頽墻願填於濬洫且赫連定霸雖增蒸土之勞士

為知權寧慎寘薪之役深詳得失妙察興衰縱墨翟多
能九攻聞解帶之術而鄭丹遠識五大在邊之譏蓋
虞乎讐必保焉盡循乎古之制也今京不度在百雉以
貽憂夫魯有初諒三都之必毀允合仲尼之志何慙由
也之忠

甲父在而受車馬之賜或責其違禮辭云崇君
命也

爵祿有制當避父尊車服所旌難廢君命恩苟推於懋

賞禮未與於從宜甲也器幹淳深識局淵懿趨庭承訓
既盡綵衣之歡報國成功遂膺先路之賜遽聞譏刺當
體謀惟古者襲爵於父兄故當殺禮今也擇材於俊乂
豈限常科博古所貴於知今達禮亦宜於察變向魍無
祿而多馬誠紊國章張酺有位而賜車奚傷子道無拘
介節式協大猷時既改於漢官事難盡於周禮叔孫以
葬平子雖欲妄詞石建及門當代未聞致誚但守一經
之教寧懷駟馬之嫌况親在而益榮豈位高而見怒

歲有札荒刺史欲移其民縣令云民有所守不可移刺史不許

歲功不順誠貴利遷民守有常固難遠徙雖舉恤災之政必存從俗之謀眷彼編氓處茲列郡札瘥為梗當天癘之流行旱澇多傷致地財之耗斲蓄欠九年之用食憂二鬴之艱竹符以適彼樂郊庶推恩於拯救蒲宰以越在他境恐成弊於流庸皆懷恤下之心當體濟時之道減其漕運彼既切於移民守以封疆此固請於歸粟雖

周官之備紀在唐令以兼明鄉有寬間當徙家而必募地居雄望俾減戶以誠難薄征固可以撫吐荒政不專於就賤晉國舉郇瑕之壤雖喜近甸魏王移河內之人亦譏罪歲故知拯患必務從宜

乙居草澤被召到都謁見不拜或責其失禮辭云禮者忠信之薄吾以忠信奉上

韜光絕俗則全高尚之風應聘趨朝必順尊卑之序雖凝情於方外難失節於君前苟亡九拜之勞是慢五常

之教乙鑿坏曠達築室逍遙擇豹霧以深藏緘鶴書而
屢降沈冥谷口既祇命於軟輪咫尺天威遽抗容於文
陛務誇誕而廢禮忘盤辟以致恭問以辯之徒云忠信
之薄必有尊也柰失朝廷之儀辭既妄興義將安取若
隱而未見固當高蹈於山林且賁然來思豈宜長揖於
君父縱曰遺榮於軒冕其如被旨於絲綸昔周亞夫之
御戎徒矜介士蘓子卿之秉節止對單于未聞謁見之
初全微拜起之度許由洗耳雖輕萬乘之權盧鴻好名

已悖四維之道宜從斥罷用肅威儀

丁行堂贈人告其左道辭云古禮

國讎藏事式期毆疫堂贈肆儀孰稱疑衆蓋取順時之
禮無貽失節之譏丁也識局該明事機詳練礫牲致用
畢春氣於九門執荊備容逐癘神於四裔何哉致告曾
莫表微蓋示訖於歲功亦猶行於古道執戈揚盾既取
象於毆除逐舊迎新且齊名於攻檜理符有事為匪無
稽宣尼立阼之言其來尚矣周人清廟之制而忘諸乎

葦索之用克宣朱衣之容式顯食虐食魅其徒實繁無
筭無方厥儀斯在周禮備存於梗槩漢官尤襲於源流
執巫人之桃謂予不信削神荼之版非尔所知自得彞
章誰云左道

乙自為鼎銘以稱揚其先祖之善或譏其蓋失
數美辭云孝也

矜功作器誠慮褊心揚名顯親何傷善教爰表奉先之
志奚稱數美之非乙不私其身亦猶行古念彼先人之

之道綽著光輝飾以君子之辭敢忘論譔聿崇彝器用
紀嘉猷榮考父之芳銘家聲不墜勒景襄之茂閱祖德
長存儻有善而不知諒為人而非智述而不作所以纂
乃舊勲煥乎有文所以著之後世苟或譏其隱惡無乃
失於知言數宋督於華孫蓋羞失禮箴季平於武仲亦
謂妨農况承襲之是先豈揄揚而見誚勒盤盂者尚聞
垂訓紀鍾鼎者孰謂非宜所期動則有成是冀死而不
朽異彼周王之作寃擻貽譏同乃孔悝之銘徽猷備載

古之制也人其謂何

甲建議請操檢遠年逃戶田土充百官職田可
以激勸廉吏難者以多少不同而勢家奔競請
盡沒官

仕田有制蓋欲厚賢邦土未均盡防趨利將舉建中之
策必遵經世之謀況乎百郡張官九州分壤建議以亘
其衣食請頒曠土於羣僚難者云限以封疆且患庶邦
家之異制共期康國咸竭危言將研事機當先治體何

則古者分其縣鄙皆給受於王田今也廢其井廬悉割
裂於民業必若取足於逋播豈不生姦於覬覦矧雄望
之有殊奚畎畝之能一旦名都大邑多者有連阡之收
而瘠土近郊少者乏立錐之所遂使下自銓管上暨公
侯徒問膏腴罔知勤恤上地沃野咸歸貴勢之家游戶
惰農悉為衣食之客未立均平之度頗增奔競之風實
橐裝者則云可勵廉隅無米地者豈曰悉為貪污雖五
十畝之舊制嘗聞孟子之談况三百廛之上腴已壞商

君之法公邑家邑亦既異於周官寬鄉狹鄉且已頒於
唐令豈流庸之未復因刈穫而是圖指曠野以為田配罷
民而增賦奉其祭祀方殊食采之榮異其州閭奚偏種
秫之入既小惠之未徧當大猷之是經苟謂必勸其廉
平曷若例加於俸給請從新法無取舊規

太廟薦享甲有總喪遣充執事科太常罪訴云
甲不自言

吉蠲昭信蓋重於至誠哀素居心寧行於大禮事雖由

於廢命過當坐於隱情况乎宗祏鴻儀蒸嘗順祀備牲
牢而登俎將示恪恭釋縗經以及門恐非齊潔再申令
甲綽布舊章胡為叢薦之徒敢亂吉凶之制禮稱寧戚
忘布縷之在躬時及告虔披冕弁而與祭觀其罔上無
乃黷神俾居邊豆之間將失廟祧之體且堂事室事固
合行之有經錫縗疑縗安得掩而不問式期直理宜辯
終詞向若凶釁素聞罪必歸於常伯苟或哀摧自祕罰
當正於總親庶無濫於刑章亦不愆於祭典

乙代判官文書有司科罪辭云本案事直

官命未改各謹分曹人心不同寧容假手苟自輕於觸
法諒奚測於挾私乙樸櫟微材斗筭賤器忝庇身之官
邑方恃獨賢碩堆案之簿書俄欣代判既彰落筆之敏
旋聞離局之訴且虞人至賤罔徇招弓之儀雖宗祝多
能寧兼越俎之事宜慙過舉無或失辭足驗名愆胡云
理直分職辯洽况乃無相奪倫染翰飛文安可不思其
舊縱虞滯訟盡問攸司小智爰居尚惡挈瓶之假曩章

可舉當知代斲之傷必附深文奚勞薄訴官無留事爾
雖稱於徇公邦有常刑我用科於離次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訴云家口

已離本任

食檠養廉執心斯可及瓜受代改操則非安得因其去
官遂不思於潔已丁也才高有位秩滿將遷飛鳳銜書
亦既榮於寵命解龜罷政遂靡讓於好羞謂行邁之有
期曾厭私而不懼况古之循吏名列青編掛府丞之魚

誠在蒞官之日留壽春之犢實惟去任之晨何乃肆貪罔知守節歌鄧侯之五鼓曾是遵途持山陰之一錢當思勵俗徒欣苟得豈曰能謀重耳受殮蓋當於旅食叔魚反錦益愧於公行如云不爾瑕疵則恐罔知紀極推恩布化未聞畫象之遺風黷貨啓姦遽恣貪狼之本性縱離境壤終喪廉隅減三等以定刑乃九章之垂制

壬盜乙馬歸而產駒法司斷并駒還主盜以駒
非正賊不伏

盜肆斂歛雖祈苟得物有蕃庶誠宜復歸俾懲敗類之心式叶防淫之典壬也崔蒲命侶溪壑凝懷秀稟房精既攘秦穆之駿價傳龍種遽產渥洼之駒初欣執勒之奇俄敗穿窬之跡永言司憲式舉成規代勞方戀於君軒必復其始游牝縱生於爾室亦又何求既盡意於邦經尚見非於寇黨徒煩亟請難改前言且貿易之貲他類猶聞於歸主矧阜蕃之畜見賊安得而惠姦無差伏櫪之謀當從共阜之本宜詳治體奚取盜言獻美乘於

虞公終為晉府返名駒於北叟式叶莊篇勿輕轅下之
賕必採受中之法

庚二罪俱發過失犯流單丁犯徒法司以加杖
是重判官以流坐為先

凶德兩彰播棄為重贖刑兼用居作攸先苟擬議以無
私則憲章而弗紊庚智慙假器愚甚守株備慮乖宜遽
抵投荒之禁猖狂自恣仍書坐右之銘惡既覩於腥聞
理尚疑於決讞罪因過失法乃從於贖金人或孤惇刑

則止於加杖罰金非播棄之比加杖殊居作之勤憲司
云入以百鑠未為重斷主判以傷於一跌亦附輕條既
是非之不同在取舍而宜審必詳常憲當協大中罪若
等於徒年須從舊令罰且深於流宥難用鞭刑所冀慎
思寧煩偏見囚未投於魑魅誠慮恢疎法雖增於榜笞
亦歸欽恤宜從出貸庶叶泣辜

壬持刀仗入仇人家法司以謀殺人論訴非一
人不伏為謀

挾刃獨行雖非結客傷人有志何異同謀既式辯於讐
家復奚輕於邦禁壬也勇惟尚氣意在遺身追蹤燕市
之豪躡跡夷門之俊始因胥怨方增甞膽之羞終乃交
仇遂起執兵之變將攻舊隙爰肆褊心操盾持矛雖未
諧於釋憾升堂入室固已切於捐軀曷為加辟之期猶
恣欺心之語挾專諸之匕首足驗輕生及趙盾之寢門
寧無發慮奚煩偕往乃謂矢謨豫讓斬衣本乏談諧之
旅白公礪劍那聞協贊之徒在怨府以斯明豈邪朋而

是問雖或先或後弗詢死黨之言且已傷未傷當用調人之禁爾之罪也夫復何云

乙家有論語識或告其私蓄禁書不伏

疑衆成書必嚴邦禁解經有說寧廢家藏義已著於公行罰豈同於私習乙志勤稽古學富窮微巾箱如務於多聞几案遂存於異覽名以出義雖比桓譚之非書不盡言蓋述仲尼之志何或人之致詰昧前聖之垂規齊七政於璣衡本殊秘象立五經之管轄當備微文豈令

該博之徒盡比包藏之禁至若乾文淵邈時變幽深皆倚伏之難明恐生靈之易惑亂之所由生也民不可使知之爰著前聞式嚴彛憲我異於是人其謂何緯候相高號雖同於恠牒典墳一貫理終異於神經自當叅驗人區豈獨探抽真蹟術符箕子猶存建極之談時匪李斯難舉挾書之律

丁以律令式內數事不便奏乞改行大理以不
先申省斷徒訴稱詣闕上表不伏

削牘南宮雖存舊制奏書北闕難坐直言當擴撫而有
謨豈彌縫而獲罪丁公忠秉操亮直推誠方堅事主之
心遂啓經邦之策懼滋章之積弊或未協中思簡要以
成規弗慙慮始固非矜於出位蓋祗務於適時爰倚舊
章以明新意雖飛文綵筆未經喉舌之司而封疏皁囊
已竭腹心之語胡為列棘尚昧彛儀謂革故於丹書必
取模於會府將言利害宜究指歸若道遠邦畿議當資
於八座况躬趨輦轂言必達於九重事所貴於隨機理

豈煩於致詰畫一苟虧於前定利百何爽於更張子產之鑄鼎定刑縱貽譏於叔向商君之徙木行令固難屈於甘龍苟可彊國利人何必守文拘制無塞言路以叶政綱

壬賣七歲女子法司斷徒訴云家貧賣而葬母嚮良犯禁固涉不慈卜葬慎終則先惟孝志且隆於喪紀罪盍寬於簡書壬也啜菽興嗟寢苦居苦既切終堂之痛將興筮宅之謀三寸桐棺嘆未諧於壤樹七歲孺

子固願易於囊錢庶展事於泉局遂割情於天性胡為
執憲必使服刑且有無稱家慮居雖立於明誠而豐儉
中禮歛形當盡於銜哀苟窀穸之弗完則嗣續而安在
故郭巨埋子天尚聞而降祥董永賣身時未覩於加罪
欲明慈幼之道先存送往之誠必覈是非須詳得失苟
或平居見售宜稱壓賤之條其如鉅痛填膺當許事親
之節豈可委之溝壑而欲篤其閨門發喻風枝既永傷
於荼毒未安蒿里尚何愛於童蒙固在原情無煩寘罰

丙為縣令農務未畢而差夫修隄州責其非時
辭云暴雨泛溢不修恐害居民

勤民之役雖戒失時止水以防所宜救弊用必先於急
務理豈徇於常情當許從權何煩致詰眷茲縣壤旁界
河流綺塍每每未畢耕耘之務金隄浩浩將成泛溢之
灾誠有慮於傷農必先防於害物猝草把土彼雖勤於
大田培薄增卑此亦憂於小決義雖施於兩可利必歸
於一源緩歛刈於夫家所損者小恣漂流於我里其傷

實多然則得在從宜失於備豫繕完有制當農隙以先
成昏墊無虞任水洊而何害或有防於蟻壤亦未耗於
民材若乃循舊攸虧倖功斯闕憂同瓠子方展計於負
薪勢等孟津乃効愚於捧土當從州責以勸吏能

唐為獄官拷囚數滿不承欲取保放之法司云
贓狀露驗宜據狀斷

拷掠弗承誠宜判遣贓狀或露亦可稽詳苟再思而不
疑在兩端而必叩庚也職司叢棘伏念幽囚縲紲之中

五聽備研於辭色捶楚之下三訊未窮於是非眷茲獄
法之官各以律令為據司圜以榜笞既極不加刑焉執
憲云蹤跡可尋斷斯獄矣然則五毒備至有詞者難俾
伏辜九章甚明隱情者不宜免戾至若事必先於審克
罰無疑於濫施昔漢祖柏人貫高被刺肌之痛楚相亡
壁張儀淪刻骨之冤皆出狐疑終聞開釋若乃殺人者
既彰實狀坐賊者已獲見資且明白而可知諒結正而
無枉非此物也胡可比焉理貴從寬法難任意

獄囚未斷而格令新改法司引後勅為正判云
犯時格輕新令稍重欲從輕法

沿革異宜雖遵後命俘囚待弊必從輕典當順以寬之
教庶廓在宥之懷眷彼庸材齒於編戶出作入息方承
蕩蕩之風惡稔貫盈遂陷恢恢之網聿罹昭憲乃寘圜
扉詞置鉤金將成於具獄令行徙木忽改於舊章既丹
筆之未書故兩端而起議將垂經世之範猶疑在禁之
人憲司以其命惟新何可廢也從事以惟刑之恤不已

重乎再詳抵禁之初方當改度之始刑必當罪法寧與
人且除舊以布新雖宜捨舊柰先輕而後重姑合適輕
令式具陳古今共貫縱利百而變弗取樂成稽畫一之
規固聞前定俟其來犯乃用新書

武溪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武溪集卷十四

宋 余靖 撰

表

乞外任狀

臣誤被採擢待罪諫垣自揣空疎無以上報去歲嘗與
蔡襄皆以親老願除家便一官庶就侍奉聖慈寬裕悉
蒙厚恩蔡襄給假還鄉臣某特賜纁帛仍令差人迎侍
歸京奉養仰荷非常之恩足為私門之幸事出望外捐

軀不忘今春得臣父書候秋與孫男迎娶乃能即路初領此訊誠亦有待其來今聞蔡襄父母不忍去鄉國惟襄獨行還朝伏緣蔡襄躬自奉迎尚猶不至微臣差人般侍必更遷延在臣私心進退無措伏念臣備職諫諍言多過差老父衰年遠在南土上不能補國家之闕下不能展庭闈之私何顏自安久玷清望陛下憫此遠迹諒其素心俾臣先盡事親之誠徐圖報國之効在於出處不陷憲章伏乞特授臣汭流家便一郡差遣以便侍

養庶當孝理之朝未缺人臣之行若謂臣兼領史職不當差出則葉清臣楊察等差出已有成例但臣無任

再乞外任狀

右臣近有奏陳願授家便差遣雖堅誠請未蒙朝旨允從伏以國家之意謂臣身忝諫官日言國事今一旦無故即除外任恐四方傳聞以為不容諫諍不忍遣去蓋惜朝廷之名伏念臣生長遠方不識忌諱頃年得罪但坐多言再表乞歸乃得近鄉小郡曾未逾嶺母氏已亡

服終還臺即求外補願歸江國稍便家庭庶因斗筭之
祿用勤晨夕之養而國家權俾掌禮因得奉朝去春忽
被命書猥叅諫列言不經務盡忠無益於時才非出人
論事不能無過尋瀝私懇仰干宸嚴但緣偏親向衰乞
以寸祿歸養遽蒙天睠特賚帑繻俾為奉迎之資不許
脫然而去實逾半載親輿未來尋已啓陳未奉俞允伏
惟聖神在宥俊乂如林才過臣者比肩疊跡臣去此職
必當得竒士開益聰明如或惜去朝之為重恐外遷之

差屈則乞令臣帶小省之官為名城之守上以昭陛下
從諫之威德下以成微臣養親之私榮中外聞之自為
至美之事固於朝廷無所虧損但臣無任

免知制誥狀

右臣准閣門告報已降勅告授臣守依前官知制誥知
諫院者伏念臣遠官孤跡本乏才謀朝廷誤知擢在諫
署闕失之政無所建明柔佞在庭不能指擿前兼史職
已愧踰涯進典命書愈知非據况侍從之列當以才升

諫諍之臣不宜速進臣積歲未久無善可稱全身免責
固為優幸非次被寵豈免刺譏且累上表章乞便侍養
即蒙遷授難以請行臣之私心不期冒進未能揣分何
以宿官乞迴濫恩以抑奔競其所降勅誥乞賜指揮回
納中書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勅旨

免判銓狀

右臣奉勅差權同判吏部流內銓者竊以先朝初定諫
員不兼他職蓋使專於論議庶或補益聰明臣叨掌書

命已增憂愧若更兼領銓管則恐智慮不周力小事叢
必至顛隕其上件差遣伏乞停罷謹具狀奏聞伏候勅
旨

免知諫院狀

右臣昨蒙恩授臣依前官知制誥知諫院及准勅差兼
權同判吏部流內銓臣再有狀乞回納勅誥停罷差遣
各奉聖旨不得辭免今依准聖旨被受訖伏以朝廷建
置諫官俾其論議得失乃是分判忠邪升擢賢俊之路

臣在官歲餘謹言無取得免黜罷已是優恩今擢居侍從而復兼此職乏自知之分塞後來之途於臣之身則讒邪有窺伺之端於國之體則俊良有滯留之歎伏乞罷臣諫職以避賢路

免史館修撰狀

右臣准閣門關報蒙恩授臣史館修撰者伏緣修史之任須得良直之才如臣空疎豈堪選擇兼臣去年以來為父年老在遠累狀陳乞外官以便侍養伏蒙聖慈賜

臣縑帛許令差人般迎歸京侍奉後來得書雖已在路切
恐衰老之年不能久居京國將來却乞外任是臣虛受
國恩所有修撰之職不敢克當伏乞特賜指揮閣門回
納勅誥但臣無任

第二狀

右臣昨蒙恩授臣史館修撰尋以前後累狀陳乞外任
以便侍養不敢虛受國恩乞賜罷免准今月十九日
中書劄子奉聖旨不得辭讓伏緣君命再三不敢煩瀆

已稟朝旨祇授勅誥訖切以為臣之節惟君所任不避
煩難固其常理然而材器有限又須量力若貪榮慕進
不知其分一職有曠不稱所委豈獨身災兼傷國體臣
今兼職數處於臣之身實為榮幸量臣之力必不能堪
除諫官已有定員候正官到闕自當省罷外伏念吏部
甄別流品不可因循史官考尋事迹又宜用備獨當一
局猶恐不精兼領二司必致踈畧臣伏見田況歐陽修
皆筆力傑出才過臣者各釐外務不用所長伏乞指揮

推擇其一代臣此職臣不以內外甘就煩使其史館修
撰勅誥臣欲親自齎赴中書送納謹具狀陳乞以聞伏
候勅旨

吉州謝上表

臣某伏奉五月十五日勅命差知吉州軍州事放朝辭
取便路疾速發赴本任者天鑒素誠特從輕典星馳即
道已屆所臨尋於某月某日到州赴任訖中謝伏念臣
生自邗州闔於時務謬從科試早玷書林陛下擢臣於

遷謫之餘寘臣於諫諍之列匪由言薦特出宸衷而又掌西掖之訓詞執史官之汗簡推寵過分非臣所堪自惟疎賤之中孤直見進思所以報知無不言補朝政而未工為身謀而已拙讒謗不恤用酬主知論議所伸寡與勢合常欲引去以免衆猜豈意發於樞機自起瑕謫然念間者夏臺效順再稟正朔虜帳怙強沮我封拜徇虜約則西戎怨納夏款則北狄怒重師宿境須我報音人人異論必有兵禍聖慮獨斷柄臣僉謀授以聘詞擇

於朝列有死不避見選於臣單車即途送者失色握節
以往敢望生還歷階而議所期理奪主命既達而國體
獲伸外兵自交而戎盟兩就此乃廟堂成笑非臣之功
及乎單于罷兵穹廬報聘謂知前議再伸理裝臣亦讓
以非才辭不獲命漢使薦至國中甚歡迎勞尤勤宴犒
加等蓋重隣好非私臣身臣既頻到邊庭欲練胡事上
則接談於賓主下則訪事於輿隸示相親狎則務通其
情所臨機會則未嘗屈禮本謂六蕃之語可以博之豈

料一言之失不能免罪仰冀宸造鑒無他腸竊以臣素乏時名猥遭天睞出於孤宦而延登近班豈無羣材而專聘絕域蒙此寵任人所忌嫉而不慎言語自罹憲章計其所犯死有餘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明御宇廣覆如天凡曰近臣非有大故不忍遐棄止除外官含容之德過於堯禹況夫廬陵古郡南近家庭臨民侍親不為失所戴荷恩育寧可貲度方今邊警雖息民力猶困賦歛加疾而吏以為健剋削已甚而上不能知若得詢

其疾苦思所施設蠲去橫取率循舊規朝廷聽而從之
豈以地狹為恨體國安民圖所報效臣之願也無任

乞分司狀

臣再瀝血誠上千天聽退量煩瀆甘俟誅夷伏念臣生
於鄙遠素無才識束髮從宦二紀於茲遭時見用遂忝
清近然念臣頃蒙擢在諫垣累上七章乞免諫職出就
外任以便侍養皆蒙朝廷不賜允許及至去年得罪不
敢迂路歸鄉又緣臣父年漸衰老不樂遠出尋曾乞移

便郡願解近職私誠雖切未聞報可臣揆才至薄負罪則深上無補於國家下闕奉於溫清一身之責萬死何逃臣今欲乞落職分司歸鄉侍養伏望天慈特賜矜允

謝分司表

臣某言與奪者朝廷之大柄出處者人臣之大方成命自天退身得地中謝伏念臣鄉邦遐遠世系孤平偶自

童觀即親儒術尋師千里備歷險艱志學十年迺得科第國家頒制目以求士開文館以待賢臣之非才咸預

茲選每守孤直不事貴權蓋嘗忤旨而謫官尋亦知名
而見用降發中之詔擢居諫諍之聯以出疆之勤延登
侍從之列願宣忠力以酌萬乘之知屢被國恩自忘五
穀之賤多所論列罔畏仇嫌臣既拙於周身毀者得以
銷骨惟期退避屢抗表章帝座雖處九重之深皇明遠
照萬里之外預頌明命克遂初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天覆無私乾剛獨斷念臣嘗經驅策不避艱危察臣本
以公言構成私隙俾從散秩歸奉所天下以成微臣就

養之勤上以全陛下退人之道邱山荷賜冰炭在懷

謝轉光祿少卿表

臣某言今月八日進奏院遞到勅誥蒙恩授臣光祿少卿依舊分司南京韶州居住者居深坎窞恩出天慈俯念戴盆之幽莫遂循牆之讓中謝伏念臣稟受愚暗生長遐荒爰自弱齡幸親儒術未脫飯牛之賤敢思縻爵之榮蓋遇國家海宇澄清仕途寬裕高則賢科射策採卿相之材次則卿品薦能分甲乙之選小吏計年而進

考商人校粟以論資戎旃奮起於卒徒勲門澤及於僮
隸廣為甄錄庸贊治平所謂得人而昌何云數路而已
由是例趨貢籍偶中文程逮於壯年再膺詔目遂陪邦
彥久服朝紳亦嘗預刊前史之闕文叅修當世之大典
載筆而書言動抱絕而正禮儀補袞職而蹈無諱之譏
冒兵鋒而使不測之虜叙其微效擢在近班言思報國
之忠身罹負俗之謗簣中之辱昔賢亦有非辜日邊之
遙丹誠無以上訴退分冗秩還侍親庭鴈鴛久費於稻

梁禽魚幸返於林藪採蘭潔膳聊同孺子之歡種樹灌園誠為拙者之效永言毀廢當絕照臨豈意思波下霑窮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純仁廣覆至治旁羅一物未泰而比之納隍羣賢雖積而勤於頓網順民心而敷治因天瑞以建元溥念臣工衆罹罪罟重為緣坐輕或詆誣凡曰瑕疵率加湔洗樂羊居外靡開盈篋之書陳平有謀不問受金之過如臣遠迹素乏異才進本孤根退因積毀所嗟聖世遂作銅人徒成畫餅之名莫展鋤刀

之用忽蒙零露之均澤忍使當春而獨枯苟非造化之恩寧及沉冥之地唯知死報無路捐軀但臣無任

讓南班第一狀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韶州送到勅誥蒙恩授臣左神武大將軍雅州刺史者竊以國家棄瑕用人含垢御物毀廢之迹再賜甄收仰荷天恩罔知紀極伏念臣往年知吉州日以父年老樂在鄉土曾乞解官侍養適會朝廷恩命授臣分司外議雖若棄捐於臣實為私便官無曹

事月有俸錢內奉旨甘卿亦溫足近者就家增秩已出
非望今茲再宣成命復綴通班待遇至優豈宜辭讓臣
又聞之前典事親之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
家不從政蓋謂高年之家親屬雖衆當留子男常在左右
也切緣臣父年近八十臣獨一弟翊已授惠州歸善縣
主簿遠去膝下惟臣旦暮親侍膳羞今來既授右職便
須遠赴邊任奉親而往則有道路之勞委親而行又闕
晨昏之養況今方隅無警賢俊至多不乏一臣以濟衆

務伏望聖慈察臣誠請許臣且守舊官依前分司韶州
居住所圖就養少裨孝治之風干瀆冕旒無任惶懼待
罪之至所有遞到勅誥已牒送韶州聽候朝廷回降指
揮繳納

第二狀

臣昨蒙恩除授左神武軍大將軍雅州刺史充壽州兵
馬鈐轄尋以父年老具狀奏聞乞守舊官依前分司侍
養今月十一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者伏念

臣昨以毀廢南歸因得侍親之便終身農畝實所甘心
忽蒙異恩再加錄用荷國家含養之德同天地更生之
仁仍蒙聖慈不許辭讓豈不知出身事主之節受命忘
家之忠圖後效可以滌前非履榮途勝於處窮巷況君
親之恩至厚而忠義之心弗忘但緣父年衰老先患上
氣每風露所觸則喘嗽尤甚迎侍艱難有此不便須至
再披肝膽干冒朝廷乞依前來所奏只守舊官依前分
司侍養伏望聖恩特賜俞允違拒詔命甘俟除削

謝轉衛尉卿表

臣某言十一月二十八日准進奏院遞到勅誥各一道
蒙恩授臣衛尉卿依前分司南京韶州居住散官勲封
賜如故者舉稀闊之典方治於隆平廣滲漉之仁遽霑
於枯瘁中謝竊以古之哲后皆建合宮體房心布政之
名行祖宗侑食之禮周同廟制蓋嚴配之所先漢比郊
儀故精禋之為重汶上之圖太簡國南之議未工允俟
聖朝裁定彛矩伏惟皇帝陛下順稽古訓祇答靈心即

路寢之正居講總章之大摯百神胥悅歆至治之馨香
萬國懽呼荷湛恩之汪濊如臣者孤危得罪擯廢累年
豈期蓬華之選均蒙雷雨之施睚眦之辭未塞何意叨
榮支離之粟愈多敢忘圖報惟懷淵谷之懼更增斗極
之瞻但臣無任

虔州謝上表

臣某言九月六日進奏院遞到勅牒壹道蒙恩落分司
南京守奉官就差知虔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日到任

上訖仰望雲天起於久廢重霑雨露恩比再生

中謝伏

念臣出自寒微素無才識幸逢明主擢在近班本期名
教之敦崇冀正朝廷之黜陟不悟怨仇交構毀訾百端
尚蒙洪覆之仁移隸別都之籍退居田里坐變炎涼前
歲被以言綸授之勇爵宣君命而見名在臣義之必行
盖以弟任遠官父方卧病委之選適心所難安尋瀝血
誠再干天聽果回睿旨許遂家居免朝雖遠於宸廷奪
祿不從於吏議享無名之厚奉久愧冗閑秉一障以先

登亦惟驅策豈謂不離卿寺就委郡章既同死灰之復然俾展鈐刀之一割親有甘旨之便民當攘劫之餘得奉寬條庶成後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天廣覆湯網宏開遺棄咸收幽隱必察皇明下燭同日月之無私惠澤所霑匝乾坤而共泰永言朽瘁育以陽春特推簪履之舊恩無使田園之虛老敢不佩服光寵罄竭疲駑詢疾苦之所先遵簡易之成理不忘官守上報主知但臣無任

桂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於六月二十日准樞密院逋到勅誥蒙恩免
持服特授守秘書監就差知潭州兼奉路安撫使并准
中書劄子奉旨令臣次日起離乘遞馬赴發奉任仍令
韶州催促進發不得收接辭免文狀及在路再奉勅改
差知桂州充廣南西路都鈐轄兼經畧安撫使准中書
劄子三道催促赴任臣尋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事
起金革辭避無從君父之恩感深以泣中謝伏念臣生

在遐徼才識無取自遭荼毒未盈歲月近者儂蠻作梗
嶺外騷然憫彼遠方如在重病思與診療無有方術忽
奉恩旨令守長沙非喜名爵之所加自謂救兵之可出
且古之列國尚發恤憐之師況今為王臣豈有坐觀之
理由是徧檄境內分起卒徒奉約一月之中回至番禺
城下朝命既改人心不同論議紛紜師已減半既違奉
志進退不遑職多任重而可憂就近辭遠而非便勉趨
新任自顧茫然官兵盡集於東南狂寇豈忘於巢穴當

資銳旅遏彼歸途而封疆濶遠守禦虛寡未知何計可
以逃責內惟愚暗何堪差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敦二
儀之仁回萬里之照特憐孤露誤記寸長擢自苦塊之
中叅於方面之寄敢不捐軀竭慮酬報皇恩伏乞赫震
天威剪滅醜類所以快四方之望懾百蠻之心臣之願
也候臣與楊畋處置廣西邊機了日却乞縗麻私室以
終喪制

乞解職行服狀

右臣去年六月二十日樞密院遞勅誥至韶州蒙恩免持服特授秘書監就差知潭州兼本路安撫使仍准中書劄子奉聖旨限次日起發不許辭免未到任間再奉勅改差知桂州充廣南西路都鈐轄兼經畧安撫使於七月十六日到任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同楊旼等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事自授命以來蔣偕等諸將敗衄臣亦累狀乞從追削歸守喪至今年正月十八日宣徽使狄青部領三將兵甲殺敗蠻寇收復邕州賊首智高

奔回巢穴狄某孫某石某等各已發還京臣今分屯兵馬即回本任伏念臣去歲授官不敢辭免者賊在方面逼近鄉里欲因驅策翦除克醜而絕無勞效幸免追逐况今盜賊出境賢俊滿朝何假墨綬以臨民政再念臣父存之日尚容歸侍父沒之後不能終喪乃是微臣事親之不誠朝廷置臣於有過臣若拂衣而先去則似要君抗章自陳盖非虛飾伏乞朝廷憫臣持父之服有限報國之日尚長許臣解官歸鄉終滿喪制則臣感天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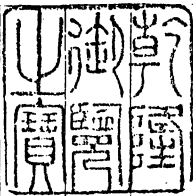
聖之誠無有紀極

第二狀

右臣輒傾血誠頻瀆天聽退量輕易甘俟誅夷臣聞三
年之喪雖貴遂服國朝敦尚孝理為萬世法大臣遭父
母喪者並許解官終制去歲以蠻賊乘虛攻圍廣城於
臣廬居最為密邇朝廷令臣墨縗起臨戎事臣亦以為
朋友之急尚或赴之而况方面艱難豈當辭免由是自
潭之桂東還於廣又西至於邕賓之郊驅馳忘倦雖以

恩臨諸洞信結交趾旁絕賊援而專輒之過已多其如
將怯兵情挫衄之罪相繼今茲宣撫使狄青領兵殺獲
寇黨收復邊城賊之殘徒遠遁外界兼安化蠻人已就
招安邊境寧息臣已回歸本任伏念臣所天隕逝方過
耆祥終身之戚冒哀為愧昨在邕州已曾陳乞歸鄉持
服終制今來除溪洞等處敘述勞效但於兵甲公事不敢
滯依舊行遣外所有貴州文字臣更不簽書欲乞候錄
叙效了當日不候替人將經畧安撫司公事交與轉運

使一面管勾臣却回鄉里持服終滿喪制如此則朝廷
任用臣下存乎大體臣之進退亦得其分伏乞聖慈特
賜俞允況今熙隆之運英賢滿朝未至無人堪付一郡
不可使傷禮敗俗由臣而始臣無任



武溪集卷十四